國朝列卿紀

兵部總論

夫兵部尚書者古夏官大司馬之任也馬者武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平諸侯正天下凡以象夏所立者也至唐分六部惟吏兵二部責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如睿宗初政以宋璟為吏部尚書以姚崇為兵部尚書其重可知已自宋改握兵之將出於三衙管軍用兵之略制於樞密而兵部特為閑局名為夏官其實安在哉卒之國勢不競有由然矣我 明法古為治設兵部尚書掌天下甲兵出入之政令郎大司馬之職及罷丞相以後而兵部尤為專任有若大征伐大

簡練有若武官勳祿品命有若圖志鎮戍烽堠有若輿輦車乘
傳驛廐牧戎器儀仗之庶務靡不總轄矧戎狄桀驁倭蠻猖獗
皆爲中國隱憂使非文武兼資望實並隆欲責之董正六師以
佐王國不亦難乎今天造不論若永樂以來若于肅愍王莊毅
嘗已巳之變一則身繫安危而社稷再造一則正色立朝而權
奸寢折與夫程襄毅之討平山都寧蠻項襄毅之盪定荊
襄余肅敏之建立榆林屯戍馬端肅之經略遼左路審劉忠宣
之清理軍伍宿弊許襄毅之恢復西陲舊城可謂岳屹雷擊不
愧邦政之寄矣其餘如方賓之納賄自汙徐晞之狐媚王振陳
汝言之階梯曹石陳鉞之稽首汪直劉宇曹元之黨附逆瑾類

割軍士膏腊以寵債帥啓邊釁詎抑豚臑於犒饗亦已誠君子觀

於此則知所以勸懲矣

兵部尚書年表

方賓 浙江錢塘人監生永樂七年任十九年改北京本年冬自縊

趙羾 河南祥符人監生永樂十五年任十六年丁憂起復理塞外兵政二十年督軍餉

李慶 順天順義人監生永樂十九年任加太子少保宣德元年出征交趾卒於軍中

張本 山東東阿人監生洪熙元年任宣德元年兼太子賓客六年卒於官

許廓 河南襄城人舉人宣德六年任七年卒於官

王驥 直隸束鹿人永樂丙戌進士宣德十年任正統六年封靖遠伯

柴車 浙江錢塘人正統五年任六年卒於官

徐晞 直隸江陰人吏員正統七年任十一年卒於官

鄺埜　湖廣宜章人進士正統十一年任十四年死土木之難贈少保謚忠肅

于謙　浙江錢塘人進士正統十四年任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天順元年被害贈太傅謚忠肅

儀銘　山東高密人官生景泰三年任加太子太保六年卒贈太傅謚忠襄

石璞　河南臨漳人舉人景泰七年任加太子太保天順元年致仕歷南院左都御史

王翺　詳前天順元年以靖遠伯兼尚書任四年卒於官

陳汝言　直隸潼關衛人進士天順元年任二年以賄敗籍其家

馬昂　直隸滄州人舉人天順二年任加太子少保八年調戶部卒贈少保謚恭襄

王竑　陝西河州人進士天順八年任成化元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毅

王復　順天固安人進士成化元年任加太子少保二年調工部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白圭　直隸南宮人進士成化二年任加太子少保十一年卒贈少傅謚恭敏

程信 直隸休寧人進士成化三年任七年調南京兵部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項忠 浙江嘉善人進士成化十一年任十二年落職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余子俊 四川青神人進士成化十三年任十六年丁憂後起戶部加太子少保

陳鉞 直隸獻縣人進士成化十六年任十八年罷為民

張鵬 直隸淶水人進士成化十八年任二十一年致仕謚懿簡

馬文升 河南鈞州人進士成化二十一年任二十二年調南京兵部

余子俊 見前成化二十二年任弘治二年卒贈太保謚肅敏

馬文升 見前弘治二年任十五年改吏部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卒贈太師謚端肅

劉大夏 湖廣華容人進士弘治十五年任加太子太保十八年致仕卒贈太傅謚忠宣

許進 河南靈寶人進士正德元年任本年改吏部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閻仲宇　陝西隴州人進士正德二年任加太子太保本年致仕贈太子太傅

劉宇　河南鈞州人進士正德二年任三年改吏部尚書入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

曹元　大寧前衛人進士正德三年任五年入閣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爲民

胡汝礪　寧夏左屯衛人進士正德五年推陞未任卒

王敞　南京錦衣衛人進士正德五年任加太子少保六年劾免卒贈太子太保

何鑑　浙江新昌人進士正德六年任加太子太保八年致仕

陸完　直隸長洲人進士正德八年任十年改吏部

王瓊　山西太原人進士正德十年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十五年遷吏部尚書卒謚恭襄

王憲　山東東平人進士正德十六年任本年致仕

彭澤　陝西蘭州人進士正德十六年任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嘉靖二年致仕卒謚襄毅

金獻民 四川綿州人成化甲辰進士嘉靖二年任四年致仕

李鉞 河南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嘉靖四年任五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康簡

王時中 山東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嘉靖五年任七年致仕後起原職調刑部尚書

胡世寧 浙江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七年任加太子太保八年致仕卒贈少保諡端敏

李承勛 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八年任加太子太保十年致仕卒贈少保諡康惠

王憲 見前嘉靖十年再任加太子太保十四年致仕卒贈少保諡康毅

張瓚 直隸滄州人弘治乙丑進士嘉靖十四年任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二十一年卒贈太保諡恭襄

樊繼祖 山東鄆城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十九年添註三十年總制宣大劾免歷工部尚書督木

毛伯溫 江西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任加太子太保二十三年爲民

戴金 湖廣漢陽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二十三年任二十四年閑任

唐龍　浙江蘭谿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二十四年任本年改吏部加太子太保謚文襄

路迎　山東汶上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二十四年任二十五年爲民

陳經　山東益都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二十五年任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致仕

汪以旂　應天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二十六年任二十七年調總督三邊加太子太保後卒贈少保謚襄敏

劉儲秀　陝西咸寧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二十七年推本部未任具辭忤旨閑住

趙廷瑞　直隸開州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七年任二十八年養親

范聰　遼東瀋陽衛人正德丁丑進士嘉靖二十八年推本部尚書未任忤旨閑住

翁萬達　廣東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二十八年任本年丁憂二十九年再起陞兵部左侍郎三十年閑住贈太子少保

丁汝夔　山東霑化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八年任二十九年以北虜犯順典刑

王邦瑞　河南宜陽人進士嘉靖二十九年任三十年革職後起協理戎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趙　錦　順天良鄉人進士嘉靖三
十年任三十一年謫戍

翁萬達　詳前嘉靖三十一
年再起未任卒

聶　豹　江西永豐人進士嘉靖三十二年加太子
太保三十四年致仕卒贈少保謚貞襄

楊　博　山西蒲州人嘉靖己丑進士三十四年任三十五年丁憂
三十七年起總督任四十五年改吏部隆慶五年以吏部
尚書掌兵
部尚書

許　論　差子嘉靖丙戌進士三十
四年任三十七年革職

趙炳然　四川劍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四十五年任隆慶元年養病

郭　乾　直隷任丘人嘉靖戊戌進士隆慶元
年任本年致仕四年再任五年致仕

霍　冀　山西孝義人嘉靖甲辰進
士隆慶元年任四年閑住

譚　綸　江西宜黃人嘉靖甲辰進士
隆慶六年任萬曆五年卒

王崇古　山西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萬曆六年任本年致仕

方逢時　湖廣嘉魚人嘉靖辛丑進士萬曆六年任九年致仕

梁夢龍　直隸真定人嘉靖癸丑進士萬曆九年任十年改吏部

吳兌　浙江山陰人嘉靖己未進士萬曆十年任十一年致仕

張學顏　直隸肥鄉人嘉靖癸丑進士萬曆十一年任十二年致仕

王遴　順天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萬曆十二年任十三年致仕

張佳胤　四川銅梁人嘉靖庚戌進士萬曆十四年任十五年致仕

嚴清　浙江嘉興人嘉靖甲辰進士萬曆十五年以吏部尚書召掌部未上

王一鶚　直隸曲周人嘉靖癸丑進士萬曆十五年任

兵部尚書行實

方賓字[illegible]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洪武中太學生授刑部試郎中數月改兵部革除中署應天府事坐累謫戍廣東以茹瑺薦召復兵部郎中會 文廟靖難執尚書齊泰亦其族賓與侍郎劉儁等迎 駕特見委用遂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四年儁以尚書出征黎賊賓理部事有幹才應務不滞及儁死交趾進賓尚書益以通敏稱七年命扈從北京兼掌行在吏部事八年扈北征賓與内閣胡廣金幼孜楊榮侍郎金純參畫帑勿效力居多寇平尋扈還南京時侍衛缺人建議 勑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

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 請疏放仍令本州縣照名選補人多苦之以後十一年十五年十八年俱扈行在侍 寵放肆無顧藉公納賄賂已徹 九重會十九年議親征戶部尚書夏原吉約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夏入奏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命夏理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 上益怒遂戮其屍賓有幹才善以機警揣 上意以此委任特隆但文廟命解縉品臣於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 宣廟與楊榮論永樂末年扈從之臣對曰是時賦貪方賓最甚則為公論所共

稾云

趙紘字雲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洪武丁卯歲貢入太學授兵部職方主事乙亥陞武庫員外郎當道重之戊寅轉浙江右叅政壬午陞刑部右侍郎永樂二年轉工部遷禮部累陞禮部尚書十年壬辰督創隆慶保安永寧諸郡治撫輯有方而新集之民悉安其業不知其勞丁酉改兵部尚書明年以內艱去已而起復專理塞外兵政疾作　上遣中官偕名醫往視疾已入謝復令調攝於家既康復命詣塞北訪牧地遂具順川等處以聞於是出廐馬牧之孳畜蕃息壬寅大駕北征　命督軍餉措理有方兵食充給　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尚書詳南京刑部

李慶字德孚一字以善順天府順義縣人洪武末年以縣學生貢入太學會　文廟靖難以潛邸知遇　特命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事本年補浙江紹興府知府永樂元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剛直敢為不畏强禦二年以憂去四年起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理院事遇事有未便侃侃爭論甚為　文廟所眷注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八年　車駕巡狩北京俱　命扈行在尋進行在工部尚書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兼署兵部事未幾改兵部尚書二十二年　仁廟嗣位加太子少保時天下大小官員入覲慶言於　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餘散民間畜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之今遠

近方面郡縣 覲朝官皆集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十千餘匹正官給牝佐貳以下給牡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蹇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議 命已下大學士楊士奇閱之謂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楊士奇遂詣扆前力陳不可得 旨毁批止之語詳楊士奇紀中識者謂慶此奏已知其無遠謀矣及宣德二年交趾復叛守帥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 命慶參贊軍事且勑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臥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旣進破

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擊等隊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陞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鬭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慶與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世多惜之

張本字致中山東兗州府東阿縣人洪武末年由國子生擢揚

州府江都知縣壬午年陞揚州知府永樂元年陞江西布政司
左叅政四年 召爲工部左侍郎六年坐累謫交阯七年召還
爲刑部右侍郎二十二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洪熙
元年復行部三月調北京行部四月入見改爲行在兵部尚書
宣德元年兼太子賓客兼戶部事少勤學治毛詩爲人直諒通
敏有器識初任江都治縣有法豪猾斂肅雖上官素名悍暴者
不得干擾江都之民安之 成祖義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猶
率民治守具母夫人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耆老
詣軍門朝內難平陞知府進江西左叅政 賜白金文綺是時
江西唐琮在都司劉辰在布政司周觀政爲按察使三人皆負

勁氣不相下琮觀政尤縱肆無忌憚事連軍民者即各持說務足勝不復揆理有積滯數月不決者至則斷斷持正且溫詞和氣以導之久而三人者皆惟言之聽吏弊素甚本吾事躬理吏無容奸聲譽頓起遠郡邑民事當三佐躬臨視者衆或憚行輒自請行所過民多德之爲工部職務叢脞日暮在公悉心殫慮寢有條理在刑部奉 命督北京河運至濟寧而病 朝廷聞知遣中官挾醫馳視并 賜藥及貂裘竣事愈益持敬慎議獄必究其情疑者處之率從忠厚數發奸摘伏奇中而紀綱秩秩
仁宗初嗣位重南京根本之地曰張本特立不阿首進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洪熙元年三月復北京行部調爲行部尚書

四月被召入見言　國家大計時政得失遂留行在兵部毅然
以革弊舉廢為務　宣宗嗣位知其忠直可任所言多見聽納
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命撫輯其衆而錄其餘黨兵政
久弊奸人以貨脫伍籍而援平民實伍者遠邇一轍且言於
上擇廷臣四出清理悉用釐正又具奏該勾軍士除曾經三次以
上回申丁盡戶絕等項無勾者照依先次奏准事理暫且住勾
候各處衛所造冊完日通類奏請開豁其餘逃亡等項軍士又
申明條例凡三十三條通行天下遵守如新勾軍士限半月之
上收補月糧一箇月整理房屋候安插定方許差操及與軍一
名優免戶下人丁一丁差徭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差使與夫

軍戶下止有一丁充生員起送兵部奏送翰林院考試如有成效照例除豁若無成仍發充軍皆曲盡情法可經久行之其他釐正尤多　賜勑奬諭命兼太子賓客賜白金文綺鞍馬遂命兼戶部事戶部政紀尤弛夙夜不懈講求其故釐積弊舉墜典凡上利國家下利民生者靡不盡心事日就緒宣德六年正月七日以疾卒訃聞　上深悼惜遣禮部尚書胡濙　賜祭遣中官賻鈔三萬緡　勑工部營葬戶部復其家比葬復遣官賜祭為人廉介有守其心未嘗斯須不在國事剛果嫉惡於治奸宄鮮所寬假而禮賢敬儒加崇尤厚年六十有五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亦可以觀其平素云

許廓字文起河南開封府襄城縣人自幼知務學其父遣入邑
庠受經遂領洪武己卯河南鄉薦明年試禮部弗偶入太學永
樂丙戌擢錦衣衛經歷未幾超授工科給事中復陞鴻臚寺左
寺丞皆能舉其職壬辰拜工部右侍郎時職務叢脞悉心殫慮
以佐其長凡可惠工而利國者皆奏行之甲午 成祖親率將
士往征北虜 命運糧餉隨軍往返六閱月而士馬給足人無
暴擾乙未將營建北京 命提督神木廠事工繁役重益持謹
慎始終弗渝己亥以交趾人戸田賦未有定規命往理之至則
察人心事宜與總戎豐城侯李彬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
等議其可否遂還朝條奏其利害數事 上皆嘉納之 仁宗

即位念其勤勞中外遷工部左侍郎 宣宗嗣位知其惇實可
任益隆眷待宣德庚戌秋河南民饑流離者衆 上知其素爲
鄉邦者重 命往撫輯之至則旌廉黜貪勸善懲惡榜示有司
弗復得有科擾禁豪右毋索取私債凡夫匠雜役及諸採辦與
積逋稅糧諸物悉免焉於是民皆趨走復業戴若父母還朝
上慰勞甚至辛亥春正月降 勑獎諭陞爲行在兵部尚書方夙
夜經慮以圖報稱遽以疾聞 上賜藥命醫視疾至宣德壬子
六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六廓資貌豐偉襟度夷曠歷事 三
朝膺沐寵恩詳慎通容不驕不矜凡委任靡不竭盡心力故多
稱其職云

王騏字尚德直隸保定府束鹿縣人自幼警敏年十三入邑庠為諸生卽有遠大志未幾父母相繼以殁哀毁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冗委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熈元年　仁廟素知其才名召為順天府尹才敏決不滯畿甸大治特賜誥以褒之　宣廟卽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眞定州畿內要衝秦蜀　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分調屯駐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行在兵部尚書先是虜酋阿台朶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　英宗卽位改元卽

遣視師許以便宜行事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翼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爲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既而虜首把禿孛羅入莊浪卽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略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及閱甘凉軍冗曰兵貴精强乃汰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親慰勞之未幾虜聞驟還復入寇 上復勑往至則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分兵爲殿遂擒阿台伃殺醜類幾盡邊

境底寧捷聞　上遣人賚金幣奬勞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
先是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大學士楊士奇等
議遠夷不足較只爲耕守計太監王振不從驥阿其意主用兵
辛酉春復命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驥總督軍務　賜以
明鎧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比至聞賊在大侯州即遣都指
揮馬讓授成筭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
會弓上江以火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筭賊首父子逃遁不可
得盡平其衆寨捷聞　勑奬勞召北還時蠻賊郎羅造釁於維
摩州乃遣指揮萬誠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安南
復傳檄諭之邊人遂函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儂郎與沈政

讐殺將餘年乃宣諭　朝廷恩威兩讐頓釋至京　上親宴於
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論功封推誠宣力文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　賜誥券追封三代未
幾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　上曰勞卿再一行耳復總諸軍
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
人黨賊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昻
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滸觀我兵容驥責
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密令貴率兵匝
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首惡又遁去不可得
捷聞召班師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近邊　上復命出巡仍

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總
將以破賊及練兵方略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
據孟養以叛戊辰春　上復命總督諸軍率兵往討之至金沙
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乃伐竹為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又以
鬼哭山巔立柵驥與偏將親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
遂寧景泰初都督宮聚征湖廣苗賊失利乃命佩平蠻將軍印
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偽稱剗平王苗虫富檻送京師
餘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承委總督守備
南京壬申秋以老乞閒還京丁丑　景帝有疾同石亨等奪門
奉　英宗復位仍兼兵部尚書理部事再閱月解職　賜誥加

號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騏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懇切孜孜不已與人交不立厓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顔面體貌清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慢然天順四年疾亟家人皆惶懼騏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龔永吉敘間闊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就席而逝年八十有三追封靖遠侯謚忠毅

天順日錄云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

亦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王驥謀驥向其意舉兵
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
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千數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
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數東南搔擾軍民
疲敝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而又有功陞秩
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
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
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
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縣笥鎖探云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

守南京沉靜有大略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幖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十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壁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

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於何人要其所自得者為多也

柴車字叔輿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自幼聰敏喜學遊郡庠從大章先生受春秋學成領鄉薦遂入大學諸生多推讓之永樂甲申擢為兵部武選司主事以勤慎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己丑

成祖北征與尚書方賓從行凡軍務倚辦隨機應變無留滯凡官屬從者又能庇佑之衆皆樂從及還陞江西參議時營造事嚴命入閩中取大材丁夫之貧病者處之有方故能集事而民不告勞初經廣信太守與車有舊饋蜜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納至閩縣有婦人抱嬰兒哭訴曰夫亡田産見奪於豪横車察實移文所司斷還之歲餘入爲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治之有餘力會譌言當有變詔沿江都郡擇賢守以車知岳州鎮以靜民安之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役民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乃計主客戸有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

五十人領以一總甲署其名於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下皆來集無後者民得番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學或行田間視耕穫賞勤而戒惰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俾任事宣德庚戌陞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正統元年阿台朶兒只伯寇寨下西鄙戒嚴 英宗命將往經略之俾車參贊軍務凡發卒蒐騎積糗餉為戰守備皆有條法 上嘉之賜織金綺衣一襲先是虜入鎮番副總兵劉廣自涼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過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 詔械送廣至

子至京師又劾奏寧夏等守將失律亦召還　上益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　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二疋有副車前後章疏十上皆剴切人或以後患怵之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由是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樂燕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　敕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無毫髮私岷州土官都指揮僉事後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具奏罷所陞官能覆以爲請　上有之又反覆論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論罷今有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　朝廷倘以後能土人宜寬假則以他名賜之罰人莫敢

援例若許冒而陞臣實以爲不可　詔嘉其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綺帛各四疋　特命從二品祿三年以秩滿陞尚書仍兼軍務既而事平西師亦解嚴庚申召還賜以羊酒　命視部事且侍經筵聽講其年八月告歸省墳塋　上可之然欲託以邊事　命車速來賜鈔五千貫遣焉辛酉二月還朝已感疾命太醫日往視而疾益甚數驚悸起曰誤事誤事命速治行益心不忘忠而忘其身之病也　上聞而憫之俾還鄉治疾未行疾大作於六月二十五卒年六十七

王文端云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矣常宿勁兵任良將又輟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内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爲利回不爲

勢屈者蓋無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迨　天子赫然更命將帥
而公等夙夜圖議振頹去弊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
思奮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跡絕而天威振
動於萬里之外矣今邊鄙晏安烽火不作雖神謀睿算使然而
公等之功亦豈細也哉若其交友敬臨財廉奉身有度待人有
恩不附勢以干利其美蓋不可勝書

徐晞字[illegible]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永樂中由江陰縣吏員授
繕工司都事歷工部郎中晞有巧佞才外示謙厚心懷機械多
以智術籠人又善結中官王振宣德十年假督工勞超陞試兵
部右侍郎命簡閱陝西臨洮諸衛軍士尋勅鎮守甘肅地方正

統元年召還實授兵部右侍郎本年虜酋阿兒只伯寇西陲復
命鎮守凉州莊浪諸要害地賜規免其地又賄王振改遷南京
戶部左侍郎及　張太后崩振益恣横弄權六年麓川思任發
初叛振不遣沐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事下內閣議大學
士楊士奇等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逞忿不從與兵部
尚書王驥謀用兵又以賄爲腹心薦督軍餉起東南兵十五萬
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首惡終不可得疲耗中國濫費爵賞
不可勝計且以爲功封驥靖遠伯陞賄兵部尚書代驥理部事
時振權日重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譴始懼賄感
振引拔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叩頭屈膝恬不知耻遂宣言

於衆曰吾輩公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爲敬己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爲慢己必得禍衆聞知益具禮進見從此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官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卒之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雖振罪不容誅而首開趨附之門險邪小人如䝱者乃先卒以脫天網識者至今有憾云

鄺埜字孟質湖廣郴州宜章人永樂辛卯進士遂入都察院理

刑獄以廉平得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　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　命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埜往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　上頷之而罷倭寇犯遼東　命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爲開陳其可矜狀甚明　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亡逃之人則受賂縱之去弊積滋甚埜廉得之歸至關悉擒治抵罪弊爲之省丙申北京營造執役之人累鉅萬　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文慮其奉行不謹　命察視之乃躬履其地令潔其穢汚而時其藥食由是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詣　闕告變者州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　上擢爲陝西按

察司副使往理其事果實即以官粟勑𢧐毋貽民患賜之楮幣給驛而遣之比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與脫死即具以聞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陜右饑華陰宜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埜巡歷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賑焉羸病不能與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任滿以憂歸道聞父喪哀愈甚喪祭一用古禮服除拜應天府尹輦轂之下賦急役繁一以養民爲務事無大小苟可興利去害罔不用其心至於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賔興之歲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峻其防得人爲多且樽節其費以待會試故事集而民不擾視興府蓋省十二歲大熟麥有兩岐者民歸德之拒弗受正統改

一元進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尚書王驥出征埜獨任其事
英宗嘉其才荆湘民多隷戎伍埜家亦與焉至是 特除其籍以
示寵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乞罷歸田里 上慰免之辛
酉師征麓川舉蔣貴可任卒有功衆多其知人及徐晞以奸佞
陞尚書理部事埜以正自持不激不隨晞雖險詐亦心服之既
晞卒陞尚書肅滌宿弊振舉戎務天下軍衛總旗小旗當代者
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貲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乃請各
於各都司試之人以為便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
歸卒不動皆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為 國家惜其力養其銳
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為 上言之多見

信從已巳夏厓剌脫脫不花及太師也先入寇　上命治軍旅
權奸王振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　詔下埜力言但當嚴飭
宣府總兵楊洪固守應禦不煩六師不聽又吏部尚書王直等
皆以為不可上章請留亦不聽七月十六日率六軍啓行埜從
征出關屢奏言虜大衆不宜屈　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成功
不聽權奸惡其數言事欲疎之勑埜與六部尚書王佐隨老營
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埜曰天子在前吾
為大臣豈可托疾求醫自便力疾而往至雲中　車駕回鑾然
行止疾徐惟權奸所命八月十三日至宣府過雞鳴山虜寇躡
至成國公朱勇出戰敗績埜深以為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

嚴兵爲殿皆不戰最後殷中前請權奸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拒言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權奸愈怒叱左右扶出埜與王佐相對泣帳中十五日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虜四面集矢下如雨衆奮欲戰又爲權奸所阻須臾師覆遂留　上爲埜遇害明年詔贈少保官其子儀爲主事埜學博行莊士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於士大夫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此其平生大節也權奸誤國而卒陷焉豈獨公之不幸哉

天順日錄云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

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楚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秋闈聘典文衡者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謗於人又以罵之楚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爲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纘將沒於土木士林惜之清德無所貶云

于謙字廷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子他日救時宰相也長遊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改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謙風儀峻

徵音吐鴻暢每入侍奏對　宣宗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屬
紀甚嚴御史于謙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
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衛官校往理
官船之貨私鹽者謙不避權貴河道以清　上親征武定州罪
人既得命謙數其罪謙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　上旨師還
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　上屬意用謙矣庚戌河南
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　上親署謙名擢兵部右侍郎
賜敕以往謙年方三十有三嵗　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
間問民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謙在
鎮久多善政在河南尤著若勸農糶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

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稅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為固立舖設夫以備收補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於河南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乃為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遺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永為例議處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民

流移設法招撫又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奏免所欠稅
糧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使知警焉其地瘠鹵
田薄稅當輸邊者多折賫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具奏遣官解以
懲其弊且請免前銷以便分給尤爲民利嘗自河南抵山西夜
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謙厲聲叱曰汝何爲
者耶盜聞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參議劉孔宗者律
巳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搆贓罪汚之謙知其誣卽奏白其事
恒盈滿爲畏懼請擧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
用事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之意以爲謙遂乘機嗾言者劾
謙擅擧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

親藩亦以不可無謙爲請乃復命巡撫是正統丙寅歲也性孤
介不能媚權貴一出十八年明年復爲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
時謙考姚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 賜祭治葬
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
猖獗 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鄺埜上言邊方將官皆可託以
制虜不必煩六師且 皇上宗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
八月望日師次狼山土木玩忽不爲備虜奄至王師敗績 皇
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緣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
謙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將議集兵爲守護京師計會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係人心於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

振　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并擊之班行諠雜無復朝儀　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斂避謙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候請命於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謙袍袖爲裂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其百輩何能爲謙辭謝不敢當尋以人望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謙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官王佐輩皆議罪以聞庶後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　憲廟春秋方富正位東宮羣臣合辭請郕王嗣位尊　英宗爲太上皇

帝改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謙入見泣對曰虜
賊不道犯我邊疆遮留　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
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俱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
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爲要地宜令都
督孫鏜衛穎張軏張義雷通分守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佐
之列營於外以振軍徒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爲虜所
害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
運固難棄之或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入以多寡
受糧不歸皆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嘗經標掠請　勑各
地方守臣協力防鎮訓練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用人才尤爲

至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
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 上皆嘉納之時
邊報絡繹訛言萬端謙先事預防遣權審變衆賴謙以爲安危
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歸降也先因爲之用導之入寇虜
奉 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
珵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謙爲慟哭抗言
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 宫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
食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
可鑑也太監金英特是謙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
盡閉九門堅壁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

德勝門以示必死諭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
朔日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前驅矢至我軍堅不爲
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卻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 上皇亦在
虜營虜覘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一矢
朝廷日遣使至也先壘問安喜寧唆也先邀我大臣出城議
和且需金帛等物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 廷議依違
莫決禮部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對壘凡
七日是爲十月既望虜移 駕就寬偞地隔壘漸遠不舉砲擊
虜營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
屈虜兵實天生謙以爲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

之乃受賞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士大夫之恥城下但未盟耳今也惟有聲罪討賊復還　車駕乃臣子之職也復何言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爲討伐計謙謂先以嘗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往議迎復亦不見變更而回虜情譎詐叵測和不足恃況中國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虜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謙以涿鹿眞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等兵巡視猶慮虜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支即奏遣都指揮陳旺石

端王信王虹董分益以兵往爲之援復請　勑右都督楊俊節

之民特以安又以虜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

奏務與與原守官軍互爲應援俾無債事諜報虜圍總兵朱謙

於關子口明日復報進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

請宜急發兵往援謙不爲動卽奏止方略密授亨等仍令各督

進調軍馬君將死日大舉者旋報虜已出境乃服謙料敵之審

謙謂喜寧不除虜終未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謙廷劾其

罪誅之自是虜覺畏懼悔禍不敢犯矣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

送　大駕還京　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謙因此天意也君

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虜果懷詐我

宥辭矣議乃决秋九月　英宗還自虜庭時邊事靖寧謙益修
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安置降虜甚衆方虜入寇
時勢欲乘機而動謙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
以爲潛消之計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廓虜嘗犯其
地乃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民兵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
之援臨淸漕舟所經船艫輳實咽襟之地虜入寇時嘗有往據
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鎭尋諜知爲虜謀
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中來瞷虛實謙奏授計於侍
郞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虜所破謙
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

且守由是八城復完謙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每千用把總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諳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其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以得志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謙言俊素跋扈時謂謙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有鄧

茂七桀宗流廣東廣西有黃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謙籌畫雖遠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涖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謙謂貴州自　祖宗開創八十年願因小寇遽棄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　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謙念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謙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謙功宜官一子　朝廷即授其子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　聖主憂勤之日分

以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　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　賜第一區謙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時況星文示變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焉謙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　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伯來視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　上言具述謙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命計謙所用悉給自尚方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　勑諭留免朝參屢遣中使促謙出視事其為　上所倚重如此謙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欽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

尤爲謙所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謙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於謙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 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功掩爲已有即誣謙等迎立外藩以爲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勑符俱存他無顯跡可據亨等必欲置之於死會徐珵者以倡南遷爲謙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啣謙者廷鞫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謙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

月二十三日狀上　上猶豫良久因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覩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爲恨殁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寃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朶耳者聞謙死慟哭都市以壺漿酹謙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滅耳先是杭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葢指謙也至是卒驗云謙之生爲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謙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葢謙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爲

兵部以賄敗　上命陳所籍物於大内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
景泰間謙任事久且身没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賄無算耶
上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
上意亨輩將無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
于謙在邊患不至此　上爲之默然初謙被害時　皇太后未
及知比聞嗟悼累日　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旣而有貞以
罪遠竄亨等坐謀逆滅此皆上天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
驗也初遺骸賴都督陳逵憫謙無辜密賄守者收瘞踰年子冕
遣義兄康詣逵逵乃具棺衾俾康扶歸杭葬於祖塋即今建祠
地也成化紀元冕訟謙冤　憲宗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

司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
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
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
於乎休哉而杭之父老白於巡按監察御史請即所居建祠祀
之榜曰憐忠遵制詞也弘治初年訓導儲衍奏詠功績宜賜䘏
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需復言古
之節義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于謙
宜一體報祀以勵後來廷臣合議以聞　詔歲一祀於鄉民所
立祠未幾冕任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謙平生行業請如制贈
謚以慰泉下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爲國家建大義成

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歿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廟祀在宋具已舉行謙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於墓表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内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　賜贈誥其略惟當　皇帝北狩之時正
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奸所搆乃殞其身輿論咸寃恤恩已錫兹復贈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彰旌忠之典天語叮嚀垂之萬世蓋至是而謙之冤以白謙之功已著矣謙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
忠誠結　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贓吏而恒有小過怨

於薦賢不遺一善凡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巡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知人之明如此所著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之郡學名宦祠河南祀之開封府民祠之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祀皆至於今不廢及巳巳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謙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崩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飾尺寸內外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艱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清雅在江西時和祭酒胡儼若山

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以爲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皆切中事機人服其明决率推爲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矣

可齋雜記云十月虜酋也先糾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大臣出迎覲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三人方回而虜騎四面剽掠勢益張於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總兵分營憑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

陳公循乃請爲　勑調各邊精騎入衛又請　聖旨榜文數道
諭回回達達幷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並
以疑其心是月十四五也先果先遁去是時居內閣者咸未明
而入抵暮方出勤勞比他日爲甚而內外贊畫防禦于陳二公
之力居多

夏時正憐忠祠記云公持身嚴非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孤
先世室廬盡畀其弟巳唯市屋數間以居夫人董氏卒時公未
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終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
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言官常言柄用過重輿安言
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

要用人似此才尋一箇來換了其衆官默然退自是任之愈堅

菽園雜記云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侍郎王偉奏授之

公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

白今日　聖諭爲其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

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

惶愧局蹐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成安

社稷之功也

又曰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宛謙但云

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即授尚寶内官開之檢閱各王

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内

宦聞嘗記宣德間　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宦其人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學士議不諧而止今在後宮暖閣中其處　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　太后求之果得其處蓋已積塵埃埋沒分寸矣使此老宦不存則與守之死於寃者亦有之矣其後　英宗悟三人之死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愼哉

鎖綴錄云訓導吾豫昺泰中應薦至京以僉屢言邊事兵部奏官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如吏部項侍郎曰是嘗攬我兵部者何可與之尚書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惡莫能與也

祿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答徐已乃以請於兵部于公見公憤喟然曰奈何使膺聘士至此遂與准狀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慟之云驚駕求上走何處尋魚藥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亟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和而言戰守嘗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圉非有布心腹之素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

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

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舨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元勳

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增

儀銘字[illegible]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人父儀習永樂中爲禮部右

侍郎以恩廕入太學　宣宗即位念習侍讀　東宮舊勞特授

兵科給事中久之陞翰林院編修正統三年與修　宣廟實錄

成陞本院侍講時推　郕王講讀官大學士楊士奇欲舉之恐

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爲府寮侍　郕王講讀五年陞郕府

長史十四年北虜犯順太監王振力主　英宗親征以致　車

駕蒙塵百官請　郕王監國爲御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

劾王振章有　旨朝廷當別有處衆心鬱憤叫號不已銘造膝
前免冠有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而有　旨急籍王振等家
然呼號不辯人聲不能皆聽聞惟銘長號膝行而前去袍服纔
咫尺忽給事中王竑衆起捽馬順至　上前曰奸臣黨在是於
是　駕起門掩一閧間足履之下暴血洫流矣百官稍退惟上
直軍衛官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捽
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
於門內伺外何爲而惟聞此言以爲出自百官殊不知因　大
駕出尤嚴門禁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殺兩人者
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輾門官呼水滌之銘曰不滌可也留

與作樣子問官不能答識者壯之會　郕王卽位力贊征伐尋
以潛邸舊恩特陞禮部右侍郎景泰元年開經筵文　命兼經
筵官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文
臣與者自內閣高穀江淵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外惟銘與吏侍
俞山兵侍俞綱祭酒蕭鎡諭德趙琬數人而已未幾陞南京禮
部尚書無所建明三年召改兵部尚書兼詹事然兵部既有于
謙又加銘協之及與易儲旋進太子太保名位冗濫人情悵然
不平於六年先卒贈太師謚忠襄其亦幸免於于王之難云
石璞字仲玉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人永樂庚子鄉貢歷御史正
統十年任山西左布政使所至有聲十二年進工部尚書加太

子太保景泰七年春少保于謙病在告、朝廷諭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江淵在內閣每為同事者沮抑希代于謙諸閣老乘此詞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淵忻然不辭乃屬學士商輅具擬內批少頃少保王文入商所以指畫掌中作江工石兵四字即出商領之畢封淵竟不知及 旨出調璞於兵部淵補工部淵大恚失望璞剛介有才略丙子湖廣苗叛奸民李珍魏玄冲往為向道引之寇掠作讖文以誑湖湘諸不逞者從而和之民用大擾命璞提軍往勦璞以計生擒珍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後起左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事餘詳南院

陳汝言字時獻直隸潼關衛人正統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有幹才善以巧佞結權貴多受之景泰五年驟進戶部右侍郎甚爲公論所棄會景帝有疾衆議請復　茂陵未上遂附武臣石亨張軏太監曹吉祥文臣徐有貞王驥楊善等奪門奉　英宗復位殺于謙王文并貶謫大學士陳循等數十人以迎駕功遂進兵部尚書及代于謙理部事益附權宦表裏爲姦凡石亨曹吉祥及軏爲題請不下四千餘人又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守邊將官多出門下有不出於門下者便中傷之初達人安置雲南兩廣湖廣貴州等處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防範於未然也汝言阿亨邪謀盡數取回物論沸騰敢怨而

不敢言且奸慧不測暗邀人心天順初以景泰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改別職用是冬汝言於　上曰翰林院官皆帶別衙門銜而本院學士乃無一人事體自不便　旨召冡宰王翺承　旨對曰學士職不輕今似太多汝言析之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多於是俱改學士及學士錢溥因館講所論母后徽號未加又言於　上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獨非缺典歟　英宗大嘉稱賞隨付史氏以行但賣官鬻爵不可盈厭二年以賄賂籍其家　上命陳所籍物於門內廡下命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于謙任政專且久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賄無算耶　上色變久之亨等畏權不能言於

是乎謙之冤益彰而亨輩之惡亦不能逃於 聖鑒矣未幾大學士李賢極論後言取回達人之罪 上甚悔之而亨等相繼籍沒亦皆所爲小人倚權者之戒云

馬昂字景高直隸河間府滄州人宣德中由舉人授序班歷官左都御史掌院事天順二年陳汝言以贓敗昂代爲兵部尚書爲英廟眷注特陞兵部尚書時 上勵精圖治慎懲前弊於文則委諸吏部尚書王翱於武則委諸昂而參決於大學士李賢賢有所薦舉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 召其等親審昂與翱至御前觀辨務多與李賢相符會石亨等革去各邊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 上召賢曰自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

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與王翱慎擇推選
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李賢王翱會舉議推
十六人　上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
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翼
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其地後石亨事發
冒官者俱革去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
出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其事雖李賢從中主持而行之不
擾昂有力焉天順辛巳秋虜寇孛來擁衆逼西　上命懷寧伯
孫鏜帥師禦之而以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曹欽及其黨以
靖難功權傾中外　上稍裁抑之遂萌異志將以七月二日出

師欽約其兄都督曹鐸從兄都督曹鏞指揮鉉謀爲不軌推其黨之
驍者爲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吉祥爲內援
幷結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樹黨欲俟昂等早辭朝兼
襲殺昂與孫鏜等就擁入內爲變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請長
安門告變夜二鼓　中官聞變　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
曙漏下四鼓舉兵犯　闕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禁城擂鼓大
振樾殺錦衣指揮逯杲斃李賢傷首幷執尚書王翶於東朝房
鐸師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斬傷廣寧侯劉安時禁門未
一啓欲奮其黨縱火焚東西城皇門及東華門朝臣驚散莫知所
出遠聽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孫繼宗捕之鏜督諸軍先攻恭

順侯吳瑾及諸將臣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鏞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敗鏞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瑾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還結不動自相枕藉鏜令執潰者斬以狥賚戰益急發神臂弓射之追斬鉉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眢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師追之皆被獲是晚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　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尸籍其家以賚將士餘黨並落職流

嶺南旌死節功追封瑆梁國公謚忠莊贈深少保謚忠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剔與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鏜 賜爵徽侯而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 詔暴欽罪於中外衆謂不測之變雖靖於一旦而逆竪稔禍已久昂等防虞之疎不能少辭其責矣八年給事中王徽劾將領多以私暱進由本兵非人乞黜昂擇人用之不報尋改戶部尚書卒贈少保謚恭襄餘詳戶部

王竑字公度號戇菴又號休菴陝西河州衛軍籍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幼好學尚志中正統戊午禮魁明年會試第五賜二甲進士累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正色立朝彈劾無所迴

遊并四年己巳虜酋也先入寇宦官王振力贊親征以致皇輿北狩　景帝監國於午門竑率科道等官交劾王振蠹政誤國之罪帝未有旨百官皆慟哭跪伏於庭乞速斷時班有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順從旁沮止其論奏叱百官起去竑奮臂起曰順前黨振陷　先帝蒙塵今　上前叱逐百官敢無上又如此即捽順髮口咬其面順倒地衆因蹴踢順死　帝趨入宮猶倡百官慟哭不起　帝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寘於法遂從門隙出二人捶死之天下大悅時餘黨尚多皆惶怖不自安而虜騎又充斥　朝廷欲姑安餘黨之心而嚴慎防虜之策乃令衛士傳宣諸論事者蓋欲諭以此意

也　朝廷此意外猶未知之而餘黨即爲流言以恐諸論事者竑與夫人暨諸子決曰吾今事乃忠義所發自不能已也忠臣爲國以死爲安脫有不虞爾爲吾之妻子當死節耳所遺幼稚寧無尚義者爲我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而　朝廷獨諭以前惡不復有他說使衆知其餘黨流言竑退乃悉心經畫防虜之策既而虜騎薄都城兵部尚書于謙奏京城九門最爲緊要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義雷通等領師出城守護　上以竑強幹有志節命同給事中程信等分投巡視尋陞右僉都御史董師以禦之竑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陣應時齊整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其氣

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還鎮居庸時邊兵訩訩㘯以大義開諭之正色以率之沉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景泰二年奉
命總督漕運尋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廬鳳徐淮諸州郡值連歲水災民饑甚流離死亡不可勝計至有相煽為盜將遺 朝廷之憂者乃蚤夜憊精劬力經畫救荒之策至忘寢食大發官廩及歛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所儲尚富然是倉之所儲乃備京師用者故 朝廷歲遣一內臣一戶部官以同主之㘯欲先發是倉以賑然後以聞而主者有難詞㘯謂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吾恐貽憂於 朝廷故欲亟發此耳爾不吾從有變吾先殺爾以治爾召變之罪以謝衆

怒以免　朝廷者褒而吾則請罪於　朝廷也坐者不復有難
詞乃大發以賑濟近者省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以
口糧疾病者委醫以治死亡者與棺以葬鬻賣者贖還其人前
後全活者二百五十九萬餘人醫治得生者三百四十餘人贖
還家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及瘞葬者五千五百餘人於是居
流之民舉安謠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民安
堵遂立生祠祀之或又集爲錄曰救災以傳所至政先鋤奸墨
貪吏聞風多遁去其遠問者無所寬假悉置諸法閭閻豪右夙
肆横侵者必捕罪之由是相戒毋輒犯一時吏民咸畏其威如
神明然茲因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又陳致治保

邦二十事其言多指斥權貴權貴人陰中傷之天順元年言事者附權貴追論其犯闕事劾之謫浙江叅政尋令所部致仕黜爲民後　英宗覽奏疏見竑疏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爲朕也乃命還河州五年以副都御史經略陝西尋改理漕運再至徐淮老穉迎拜道左如蟻歡聲動野數日不止會旱漕河涸禱祠輒大雨即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凡所注措威行惠施勳名大振甲申兵部缺尚書給事中張寧等交薦特陞兵部尚書具奏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略嚴簡京兵勸屯種復武學時兩廣大肆刼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趙鐸作亂廣西湖廣兩省猺獞入境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規畫允合事

機是以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奉 廟謨而行俱成功凱還時有言咨雲古北之邊事者 命下兵部議之竑以其言有理遂如其言以聞有旨 止 上意越兩日猶未報竑具疏以待不加罪或有爲竑慮者私謂竑曰自今此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而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脫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大於此者吾亦不之計也爲竑慮者爲之愧服既而上疏復在京團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三事內批不報竑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既歸日惟課僕耕田教子讀書將營宅兆自譔墓誌將終遺言曰我

無功德於時死後勿乞恩澤成化元年以疾卒正德間立祠贈
太子少保諡莊毅
王復字初陽順天府固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刑科給事中
以善奏對陞通政司左參議十四年己巳之變北虜也先犯京
師特陞禮部侍郎使虜營使還理通政司事天順元年後歷兵
部右侍郎四年轉左會尚書王竑以勁直忤時致仕遂進兵部
尚書未踰年衆議戎政非其所長調工部許工部
白圭字宗玉先世河南磁州人經亂從隆慶州祖進忠仕元爲
千戸因避地又徙眞定之南宮後遂爲南宮人自幼天資英偉
識度過人登正統壬戌進士除監察御史先是南宮士未有中

科者有之實自圭始至是進士久未有即授御史者有之亦自
圭始圭持憲秉律恒存大體嘗奉　命監出塞捕虜軍及巡山
西己巳之變廷議簡朝臣有文武才幹者俾守要害圭得澤川
募士練兵悉可就用會虜退召還以能陞陝西按察副使司多
滯獄至鞫得其情悉斷遣之民掠官糧為食者有司置之法乃
惻然曰民饑至此不幸也若拘於法死者眾矣乃赦而釋之景
泰中陞浙江布政使浙自葉宗流亂後民多凋瘵餘賊有伏草
莽者督巡撫兵部尚書孫原貞　宣德意捕誅逋孽因歲饑奏
蠲其租賦發廩勸貸而賑濟之數辨疑獄申理冤滯民安堵焉
天順改元湖廣貴州苗賊弗靖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

地將賊據險我兵不能討至設法多爲疑兵分道進攻賊遂不
能支遁去擒其渠首斬之餘黨悉平在潮三年興利除害善政
尤多嘗有　勅督造戰艦甚急衆議欲賦材於民圭持不可請
於藩府得以抽分木代造民德之三年虜衆寇關內召爲兵部
右侍郎往督戎務入對便殿　賜賚優渥即日就道至陝適總
戎者失利虜熾甚乃按兵不戰至固原值虜奄至從騎僅百人
衆恐下馬結陣以待虜衝突者三疑有伏兵乃引去躡之獲千
餘騎及牛羊以歸既而花馬池海納都連戰捷虜解去還朝董
慈壽皇太后葬事於　景陵有銀幣羊酒之賜七年工部尚書員
缺　帝意屬圭執政者欲舉所知託以佞淺爲言　帝曰卿所

舉乃劝岳爾白圭由方岳歷都憲至此不可授乎卒授之　憲
宗即位幸大學耕籍田開經筵皆預侍　裕陵營造承天門修
建蓮殺俱有犒賜荊襄賊嘯聚推劉千斤石和尚爲主改元署
僞軍師總兵等號攻刼州縣　上命撫寧伯朱永總兵主提督
軍務往討之至南陽分兵爲五路主與撫寧由南漳入遇賊誘
之臨城擊破之乘勝進兵賊退入窠穴山險復雨淖恒先士卒
而登至格鬪賊憑高爲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主
卒開主來各奮勇乃命裨將率卒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
而自以大軍臨之賊萬餘迎敵傾其營火遂驚駭蹂亂走死者
無數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適聞父喪乞守制

不允特歸葬事論功加太子少保陞從一品俸兼兵部尚書驛
召至勅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復辭職乞終制俱不允
賜玉帶寶刀織金麒麟以寵異之四年彗見求直言具請分遣大
臣巡視民瘼黜貪酷旌賢良以和民情庶天變可弭從之陝西
土達滿四反總兵官伏羌伯戰沒餘將俱北關中震動乃違衆
議舉都督劉玉可用卒以成功十一年以晝夜勞勩成疾　上
數遣中貴及御醫視療疾止入謝以滿三考進階資德大夫正
治上卿聞太夫人喪　詔葬畢復任辭不允還治事數月疾復
作竟卒年五十六贈少傅謚恭敏仍官其子錦衣百戶在任有
識見處邊務動中機宜每以師出糜費害及地方感傷天和不

敢輕議平生孝友勤敬居父喪哀毁盡禮痛母早逝作紫微雲舍以繫思篤於故舊所授業師沈彥昌沒殯於南宮歲時展謁不忘遇同僚及所知喪事猝不能辦者輒爲棺其在荆湖嘗泛舟江中値暮風大作舟人震恐神色不動甫登岸舟溺焉在貴州時人有憤中貴嚴酷欲刺之者悞入圭所擒衾問之刺者驚曰我公也卽自刎不入仆於地圭呼獨特視略無怒意善遣之其度量優弘類此

菽園雜記云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僕役懇請而解未幾　召爲工侍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人服其量

又云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部尚書日奏疏悉
假手於正官稿其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公退即閉門
坐卧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
事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
四司官令飛條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
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殁刑書項公忠代之覘
叅日語四司云吾甚不如白大人有籌劃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
公以觸忤不合致去有稱者恭毅之之辭亦若所謂讖云
又云京軍官[illegible]軍年六十以上有老疾者兵部引至 御前奏
退疏於京營[illegible]軍[illegible]避事[illegible]者[illegible]除[illegible]其奏通政司引奏[illegible]

挺選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遞收補亦引奏于登進土將猶見之及孫璟乃主事陳放納軍紳挑選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皆通狀送部施行而已蓋兵書白公以爲納軍陳放多疲瘵殘疾之人賤宜不當在選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觀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納葺不當煩瀆 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爲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不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又云土兵之名在宋皆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暑見境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衛驅使者兵部奏請 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延綏之綏德州徵

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五號爲土官原
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
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此時得壯
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程信字彥實直隸河間衛籍徽州府休寧縣人正統壬戌進士
授吏科給事中轉左景泰三年陞山東右叅政改四川天順元
年陞太僕寺卿二年陞巡撫遼東左僉都調南太僕寺少卿五
年復陞刑部右侍郎成化元年起兵部轉左侍郎丁亥四川貴
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邊
報益急　上用廷議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

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分大軍爲三道自督之以入
金鵝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
援以方略期四路俱會大壩兵及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
飛梭下偪如雨諸軍以神銃勁弩卻之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
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
軍已攻其左右驚潰四散不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
獲五千級生擒二千人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
不可入信命諸軍以土石窒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
餘里信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於賊者還師撲之不踰年都掌
悉平信復請移瀘州衛於渡船舖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隸

永寧芒部易大珊爲太平川正長官以轄熟夷凱遜進秩大理寺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　賜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澤不降令羣臣條陳闕失信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今在外惟延綏兩廣無歲無虜刼之患四方流民恐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爲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於不足凡此皆宜更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皆連類引喩　詔下兵部一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此事三方恐如信言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有　詔下信多請貰之者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於此遂盡發

其貪冒諸事繼先坐免黨與皆謫戍嶺表軍府肅然又北虜潛
伏黃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興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
爲總制授勅之信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廿萬則餽運
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
止請二三萬人巡邊禦敵信曰此大舉亦繫國勢之強弱以二三萬
人擣套則少巡邊則多益關陝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
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信言卒與二三萬人巡邊而罷擣套
之議七年調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詳南京兵部
項忠字藎臣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
南司主事戊辰陞陝西司員外郎十四年己巳扈從北征禦留

虜中飼馬忠仰天竊歎曰圖歸事　本朝久之挾二良馬亦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斧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宜府覘其足指族蔡刺者百數及還陞山東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癸酉從都御史馬昂征瀧水猺賊有功加從三品俸是歲丁父憂後服闋改山東副使巡撫年富多委托之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適陝饑以拯民為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壬午聞繼母喪陝西軍民赴闕留者千人　詔奪情還任明年以大理寺卿徵既行陝人復詣　闕借留　天子

欲慰陝人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軍民言其來爭焚香遠迓歡聲如雷甲申洮岷生熟番作亂忠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成化元年虜犯延綏忠與寧遠伯任壽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一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忠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下而穿渠過巖則聚火鎔鑠而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光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二年虜酋毛里孩入寇命忠提督軍務與彰武伯楊信禦之戰屢捷虜復遁三年　召還佐院事四年戊子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搆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聚衆二萬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嚴守將寧遠

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兵剿捕兩被殺傷都指揮賈良死之事聞衆推忠 詔以忠總督軍務與都督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遂退忠即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定會有星孛於台斗中外訩訩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忠異巳各扇浮言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忠乃以一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

福於是賊中脅從之衆相率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
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卻之已而滿四乃夜使愛將楊虎貍者出
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貍乞命乃諭之順逆許以不死
解所束金鉤賜而遣之約爲內應以故滿四卒爲虎貍所賣成
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爲經久計
上皆從之先是忠日披堅於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略無
懼色鈞陽馬文升嘗勸其持重忠曰奉 命討賊久無成功死
所甘心輿論偉之五年還京以功陞右都御史仍佐理院事庚
寅秋京畿大水民饑命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發廩又
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俱各萬餘全活不可勝計是

年冬荆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復總督軍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擒捕凡遣發還者百四十四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於　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未嘗忘殺因乞骸骨　上温詔慰留且召之還後荆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推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地也十年陞刑部尚書逾月改兵部尚書忠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不敢惕廢事十二年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詗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乃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戍

邊　朝野稱快而其黨競讐忠不置又有千戶吳綬先在荊襄撓軍法爲忠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朋搆欲寘之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忠者次第皆敗　上洞察其枉復兵部尚書致仕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舊德宿望可當大任者益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巡視兩浙嘗薦其可用而遘疾竟不果起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大學士謝遷云自文武判爲兩途章甫逢掖之士克任軍旅者寡矣　先帝嗣統之初四方多警赫斯徂征公以文儒屢當董師之任所向克捷以弼大有爲之治求之簡冊所書如公者亦豈可多得哉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眉州青神縣人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逈異常兒稍長從吳廉憲受詩經中景泰庚午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勵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子俊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産耶卒爲直之一時能名聞於上下出知西安府西安會府公務叢委訟諜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彼使車往來無虛日子俊處之裕如初西安患城中水醎苦民爲艱食子俊於城西南三十里相交滙水欲開渠引入呈白巡撫奏允乃躬督工役市關流通民用稱宜頌其功滻灞橋圮壞行途旣沮民田因圻子俊先後建策嘗修二次橋成牢固水患遂無涇陽縣

山高水下不利灌漑乃出公帑責徒卒鑿山開道漑田千頃永爲秦民之利使者奏其治行爲關中七府冠　賜璽書旌異成化初年陞陝西右叅政　年陞陝西右布政使子俊在陝藩最久歲儲數百萬皆手畫心計不纖毫差胥吏之手無所措又先卹民而後理財掊尅聚斂之風爲之少息七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掠邊人以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

牆岸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遼以爲虞若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況舊界石長牆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五百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便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廿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皆精理可以久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官軍未有衛至成化初立衛未就緒子俊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謫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爲子弟員奏

請建學立師以教之俗不藝圃教民種稻蔬葱韭自是蔬菓與
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荒地萬頃以爲屯田得糧十數萬石以
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
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丙申移鎮關中進右都御
史有　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練兵之方條上事宜凡七疏
入皆從之行之至今十五年陞兵部尚書子俊熟知邊情舉
各有機宜善擇屬官賢者委任之不好自專時有中官用事獻
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兵數子俊命吏檢舊庫職方郎
中劉大夏故匿其籍以利害告遂拜服之事遂寢又永樂間
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

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奇立千戶所
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疏放仍於本
州縣照名選補至是子俊議差官點選時選處多饑饉以大夏
言停止衆稱其服善未幾以丁憂去任十八年再起戶部尚書
爲錢穀之司苛者得公名平者有後患其流之弊知有賦而不
知有民旱乾水溢厭入　上聞子俊樽節盈縮不爲掊尅討於
地方災傷　上聞必請蠲恤會宣大多事命以本官兼左副都
御史提督宣大軍務兼理邊儲子俊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倣
陝西邊牆所已行者而爲之乃竟爲忌者所沮不克成二十二
年復召改兵部尚書理部事時年已衰疾乞休不允力疾視事

至弘治二年卒於官贈太保謚肅敏

大學士丘濬云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凡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爲詳其功尤大灼然在人耳目者脩邊墻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爲之竟爲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爲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爲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

大學士楊廷和云公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　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祥奏請之委曲非稽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

於世是固有待於後之賢子孫也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須有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不恤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於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葢無一不相酧者

菽園雜記云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滻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導水其上仍爲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

也

陳鉞字廷威直隸河間府獻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左給事中心術陰險善以鷙術害人成化中進光祿寺少卿日與中官相結納會山東災傷營內　旨特陞左布政使祇任不飾名檢益務厚殖又強悍苛刻人不能堪巡撫都御史牟俸素裁抑之鉞恚恨甚會陞副都御史尋命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益恣情徇利蕩無紀綱建州衛自　文廟以女直積類歸款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　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守備來則逐之耳及鉞行

事毋方失夷人心又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夷益憤為亂　朝廷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於凡鉞所行多被文升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迓除道飾厨供帳鮮備賄託隨從見汪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汪無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譽鉞而詆文升鉞亦乘間毀之汪直遂陰主鉞議邀文升偕行文升不聽先蒞其地招撫壘鎖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深啣之巳亥言官劾總兵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情逮繫至京鉞厚賂直揑奏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反誣文升妄起邊釁　朝廷遣刑部尚書林聰往勘聰

畏汪直勢劾報如一直言遂下文升於錦衣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坐戍重慶衛士論共忿不平鉞既恃直免又以建州寡弱說直立功固寵己亦借邊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直主之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直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八十餘人入貢過遼汪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二校擒一格鬬擾攘因乃就縛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兵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逆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迓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直加祿米三千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戶部尚書郎中王宗彝以督餉陞太僕寺

少卿尋改僉都鎮遼鉞既同汪直征勦建州虜寇因而侵盜邊
庫銀兩計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又懷牟
俸舊恨乘間言俸過惡直還遣校尉緝得俸貪暴事跡贓以萬
計俸適以差事到京遂連俸姻家侍讀學士江朝宗俱下獄拷
訊追贓俸備受慘酷行賂指揮吳綬諷被逮所屬守令各代輸
僅半朝宗坐交通調廣東鹽課提舉俸充鎮遠衛軍士論皆怨
鉞而不敢言十六年又進兵部尚書賚官蔭勳無所不至時西
湖撒馬兒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途撥軍護送
事下兵部郎中陸容謂進　貢禮部事不從鉞必欲覆奏以求
媚上容草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　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

乘輿不可以備騶乘並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等語爲據力言當却之如或憫其重譯而來嘉其恭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昔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鍼覽之不能奪其議恐拂　上意乃咨禮部時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識者議其始欲要　上及知其不可又貽責於禮部其反覆類如此未幾虜以復讐爲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稚眷火熱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邊地騷然識者浸為始以人言罷爲民既罷家居寡嫂孤姪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

厰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瑚璞諸異品占所俘之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洋然對於衆曰金銀寶有之俱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戰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為民

張鵬字騰霄直隸保定府淶水人自幼卓異不與里中凡兒嬉正統丁卯以詩經領順天府鄉薦中景泰辛未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立朝謇諤有才名凡百施為務持大體略苛細常條奏時政關民之休戚者十事人服其切直　朝廷嘉納悉下有

司施行甲戌監會試公明之譽籍籍尋按治隆慶等處乙亥監南和伯軍之湖廣丙子清理京畿馬政所在風裁益著天順丁丑武臣石亨恃寵作威禍人莫敢犯鵬奮不顧身率同列極詆其罪亨憾之竟被誣搆謫戍遼東鐵嶺衛尋改廣西南丹衛後亨事敗人服其炳見幾先甲申　憲宗即位宥還乙酉召復舊官明年超擢福建按察使戊子夏廣西缺官巡撫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往鵬常謫居其地備諳民夷土俗凡政令之出甚合時宜而邊境用寧已言官劾中外大臣不職者及之　上知其直獨留巡撫如故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非必奪一以至公而臺綱振肅辛卯春復改都察院總漕運巡撫淮揚等處明

年盜發境内申勑巡視鳳淮揚廬四府徐滁和三州以恩信為
治緝捕有方踰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夏擢右副都
御史巡撫寧夏丁酉召為兵部右侍郎己亥轉左侍郎壬寅特
拜尚書甲辰春進階資政大夫冬加太子少保自是多疾常在
告遣中貴偕太醫視療尋乞致仕　勑馳驛以還　命有司月
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名丁未以疾終年七十二謚懿簡為人
剛直凡六為臺憲歷内外邊方者八所至必感激自效其為兵
部責任益重以身殉國不計利害嘗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
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為耶京營團操軍士多為將領私
役力陳其弊　上即日命内外大臣并臺諫官簡閱得數既多

得人且精遂嚴私擾之弊申訓練之條營伍肅然故事主將偏禆缺人必集廷臣各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年久寢廢或舉亦未盡公乃請覈實具名以聞否則有罰自是號稱得人遼東守臣以擒獲虜幼男女來獻者旣而悉分給中貴鵬懼將士肆貪殘以啓邊釁卽奏止之大同官軍失機於夏末乃請治偏禆逗留不進之罪及大臣之縱馭失律者並械赴京處置一時軍法大振雲南木邦爲其屬孟密思柄專利侵侮思柄因請自立爲官司領屬修職貢朝議旣從之鵬言此夷未奉旨尚爾恣横况從其請使之得志乎宜降璽書以理諭而抑之也上可其奏人服其遠識有武臣奧得金齒衛叅將託權貴人薦用

效力言其人非將才不可用辯論反覆語益直色益厲而竟不
從有撫治流民者久不得選上言流民非得風憲大臣治之不
可其意蓋自薦也鵬言是在人不在官如其怠曠雖風憲大臣
何益事遂寢又臨政簡約每以生事喜功爲戒當歲饉四方奏
多盜而山西河南諸處尤甚卽報言此輩特迫於饑寒不得已
爲盜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散矣各道奉行
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類如此爲人悃朴無華雖居顯要自
奉如寒士資性樂易莊重不立崖岸不輕笑語其色侃侃若不
可親然待人眞誠故多樂爲之用云
水東日記云貞定遜卒獲一人爲虜語悉甚以爲先被虜見留

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中數日而令抵此益先為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廷臣預備紫荆等關臣因為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　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　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欲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　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涞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卒多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奴在　京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係業被箠楚潛匿於外妄為此言被邏者從而附會之耳此雖無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有記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開封府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擢監察御史累官兵部左右侍郎謫戍重慶歷左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巡撫遼東總儲漕運成化二十一年陞兵部尚書適貴州都勻里苗弗靖守臣請發兵往勦文升持不可奏差郎中御史各一員往彼勘處果無他虞尋忤時相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提督十二團營慨然以身許國尤留心邊計具奏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勑兵部計議方略預濟人馬并勑戶部查筭甘涼各城糧草有無缺欠以

備憲廟以孝宗嘉納之尋復改兵部尚書仍提督京營軍務七月京城大雨文升疏時政得失十事以弭災變占城爲安南所侵請救衆議未决文升卽會禮部拘朝　貢使臣諭以禍福俾還侵地遂通好如故辛亥二月丁繼母憂　上手詔起復文升懇求終喪不允仍出視事建州夷黨伏加謀叛械繫京師鞫問彊辯不服文升徐以數語發其奸伏始惶懼請罪遂殺黨海南貴州苗叛文升議遣鎮遠侯顧溥率兵往擊之且授以方略克五十餘寨俘男女數千餘口而還自是震攝九月加太子太保六七年間因御史馮允中題裏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多勒過關米糧等弊議定站船二斗紅船五斗各於輪該走遞水夫出

辦不許一槩科擾其宿弊稍除又因馬政廢弛題准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二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眞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二百畝養騍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

府所屬薊州等三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又因將材難得乞刊印五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幷各處應襲舍人以作養之九年具疏極論在京軍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練軍士著爲定例其坐營等官務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營揀選精銳馬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兵遇警勳調免致臨行挑選有誤應援仍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正明白就爲丈量不分內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後馬實有將該支糧豆預費於人及將官馬顧人騎座事發問罪與類馬之人

罰馬一匹并　勑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如式及通行内外衛門各選將材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操法五用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頻換奏　上嘉納行之十一年春二月　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為之戒嚴　上親灑宸翰　賜以尚膳品具　召文升至内便殿咨以戰守之策文升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虜知有備即時遠遁十四年春　旨諭將所議内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開款條陳文升會集廷臣計議方略凡十三條於内欲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

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及府藏官銀不宜一毫
妄費凡奏討鹽引一切停革尤切剴時弊云初哈密忠順王成
化九年爲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奪王母金印國人驚散後王
母故十四年鎖檀阿力王亦故其子阿黑麻於弘治四年內以
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聞文升以爲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剌
灰三種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也力克數種強虜時
肆侵凌至爲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庶可慴服諸番與復
哈密不然數十年未得安耳固訪求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
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遣寫亦
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內閣丘濬謂升曰哈密事董須碩公

一行衆議謂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凉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侍張海督僉都侯謙往經略之張侯往修嘉峪關捕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文升以此虜既遣使人貢復虜陝巴金印迫　勑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以孤其勢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文升謂此虜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襲殺牙蘭之策請　勑令肅州副總兵彭淸統番漢兵襲殺牙蘭牙蘭知之遁去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六十餘而威聲

太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遂遣使人貢并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文升之力也壬戌改吏部尚書餘詳吏部

馬公三記序云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與復哈密記見公闢皇圖大一統之規模匪獨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文章可考見焉增

國朝列卿紀卷之四十七終